



赵华

温情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WENQINGSHAOJIANKEHUANIAOSHUXILIE

DAMO XUN XING REN

# 大漠寻星人

赵华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赵 华 -----

儿童文学作家，少儿科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六届高研班（儿童文学作家班）学员。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年度科幻小说》《中国年度童话》《中国年度故事》等年选。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首届“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读友杯”少儿类型文学大赛奖。

赵华·著

DA MO XUN XING REN



赵华

温情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WENQING SHAO NIAN KE HUAN XIAO SHUO XILIE

大漠寻星人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寻星人 / 赵华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5.5  
(赵华温情少年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5525-1893-1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2188号

大漠寻星人

赵华 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贾莉 申佳  
装帧设计 晨皓 魏佳  
封面绘画 李亚军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mailto: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576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3.3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893-1 / I · 57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     |     |      |
|---------|-----|-----|------|
| 稻草人     | 001 | 031 | 终极标本 |
| 大漠寻星人   | 075 | 117 | 买二赠一 |
| 小猪的宠物   | 131 | 153 | 云使   |
| 马车从天上下来 | 179 |     |      |



大漠寻星人

稻草人

DAO CAO REN



那时候我在梅森城里的乐开怀电影院里当验票员。那是座与繁华扯不上边的小城，乐开怀电影院也是城里唯一的一座影院。也许你觉得整天站在门口验票的活儿既沉闷又乏味，可那是我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差使，那个时候的工作真的不好找。

说来奇怪，有许多人都会雷打不动地在周末的时间来看电影，可我并没有记住他们，充其量他们只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唯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大个子黑人，他叫作山姆。

说实话，山姆同我之前遇到的黑人不大一样，这一点我非常地肯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块头，更是因为他的沉静。是的，他非常安静，似乎还有些腼腆，走起路来完全没有声音，怎么给你说呢？他就像是一头温顺的驯鹿，虽然个头很大，但绝对不会伤人。山姆的身上套着粗卡其布制成的衣服，两只大手上还沾着泥土，一看就是那种在乡下干体力活的人。他的嘴唇很厚，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你几乎能在里边看到自己的影子。

“先生，我只有一多半钱，他们说我的钱只够买半张票。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站着看电影，我保证不会影响别人的。”他的右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纸钞和几枚硬币，眼巴巴地望着我说。我也望着他，习惯性的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按照规定，只有孩童和坐轮椅的残疾人才能够享受优惠价，而你看上去很正常。”山姆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他用那种温和的缓慢的语调说：“先生，大家都说我不是正常人，他们说我的智商有问题。”

我敢肯定这不是揶揄地说笑，也不是因为贪图便宜而编造的谎言。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的真诚，就好像事实的确如此一样。



鬼使神差的，我冲他点了点头，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我仿佛必须要这么做似的。

他的眼中泛起了一大片的晶莹，他不停地向我道谢，临进去前还不时地回头望着我，那噙满泪花的眼睛就像是星月夜里闪闪发光的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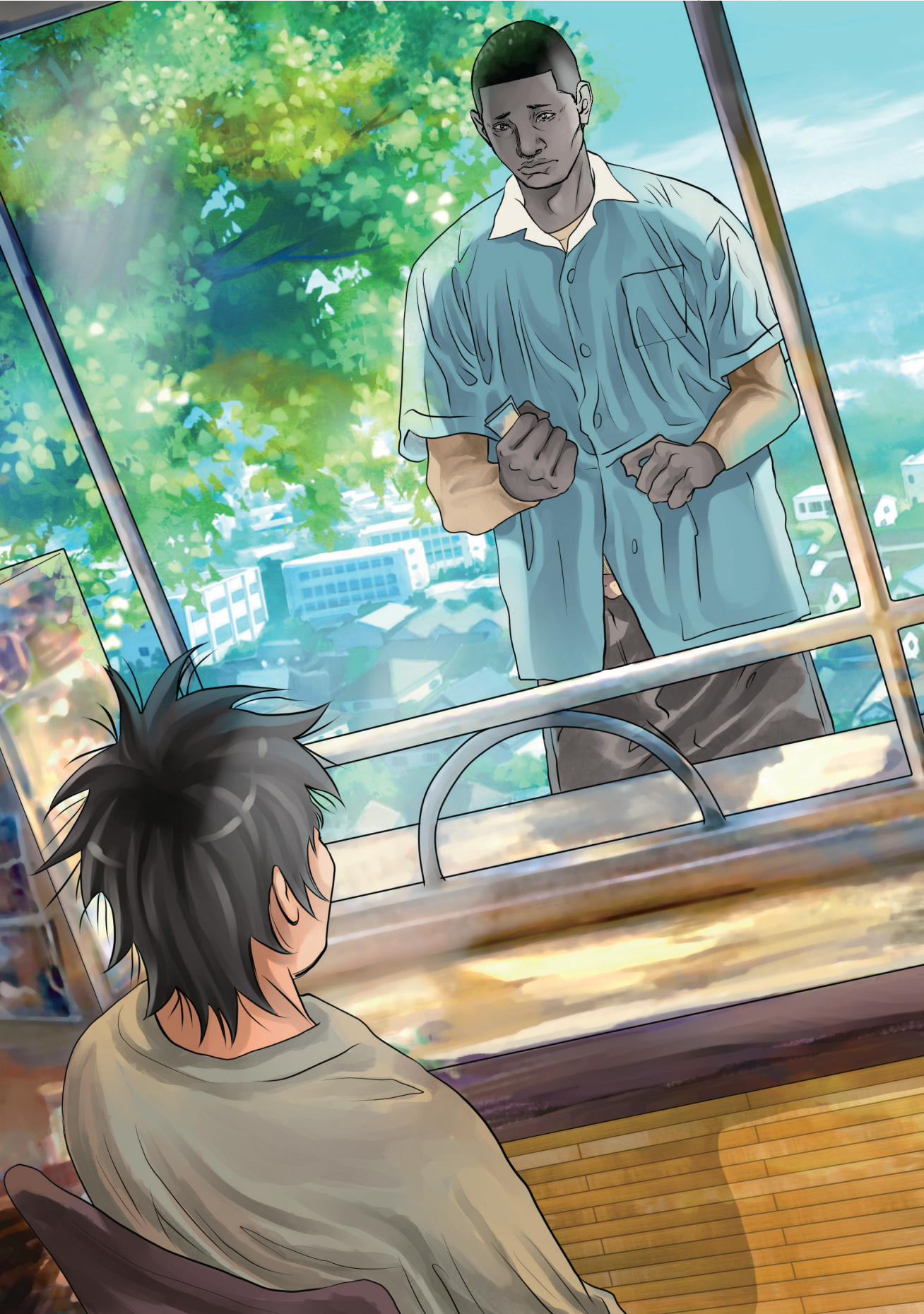
电影院里仍有几个空位置，但山姆没有坐，他站在最后边的角落里，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放映机射出的光线偶尔变强的时候，可以看见他亮晶晶的眼睛。

第二个周末，习惯于在电影院中寻求安慰的人们如期而至，其中也包括山姆，他的钱依然不够，他显得很过意不去，像头一次一样恳求我能放他进去，并且还慢腾腾地解释说：“先生，我真的尽了力，我尽最大的努力干活，并且节省钱，可我每个礼拜只能挣这点钱。”

就是在这一次，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还问了他的住址。“我住在柯蒂斯农场，为柯蒂斯先生装运石头。柯蒂斯先生承包了一座山，专门生产花岗岩石料，柯蒂斯先生需要我这样的力气大的人。”山姆回答说。

山姆真的称得上爱看电影，无论是《德州电锯杀人狂》和《驱魔人》这样的恐怖片，还是《热天午后》和《唐人街》这样的悬疑片，他都看得目不转睛。

山姆第七次还是第八次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吃惊的发现，说实话，那令我目瞪口呆。电影散场后，山姆最后一个走出来，他抬头朝天上望了望，然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起自己的脚。山姆待的时间有点儿长，最后我不得不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看到山姆的两只鞋子都敞着破洞，一只长满茧子的脚上磨出了几个血泡。我有些难以置信地问：“山姆，你是靠步行来到这里，并且还要走着回去，对吗？”

“是的，先生。”山姆从来不会隐瞒什么。

“从柯蒂斯农场到梅森市至少有十五公里！你为了看一场电影来回需要走三十公里路！”我几乎是在叫喊着说。

“是的，先生，太阳还未落山的时候，我从农场出发，两个小时就能到这里，我的力气很大，走路很快。”

看着山姆粗糙的双脚，有什么东西哽噎在我的胸腔，我下意识地說道：“山姆，下次你来看电影的时候不用再付钱了，我可以让你进去，没有人会知道的。你可以将钱省下来坐巴士或者搭个顺路车。”

“谢谢您，先生，您已经对我足够宽宏大量了。爸爸从前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分钱，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力气，就应该将它们都拿出来。”山姆抬起宽阔的额头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都写满了感激，那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涌出的真正的感激。

我开始惦记山姆，特别是周六的这一天，仿佛这天的工作就是等着他来观看电影。从小到大，特别是失业后的这些年，我见识了无数能言善辩、工于心计的家伙，却从未遇到过山姆这样诚实又安静的人，他让我重温到久违了的儿时的质朴、简单与宁静。那个时候，我和父母居住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在我们的房子前有大片的开阔地，上面自然生长着许多杨树、橡树和槭树，树木和树木之间是葱葱郁郁的杂草和灿若星辰的野花。

又一个周末，山姆准时来了，可是这一次他实在不走运，这



一天恰好是电影院开业三周年的日子，老板决定歇业一天，他携带家人到大酒店里庆贺，然后给全体雇员放了假，整个影院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值守。我本想通知山姆这件事的，只是苦于不知如何联系到他。

我告诉了山姆实际情况，望着黑黢黢的影院，他显然有些失望，他慢吞吞地说：“这真是遗憾，劳葛斯以为他能听到新的故事呢。”

“劳葛斯是谁？”我好奇地问道，山姆从未提过别的人。

“劳葛斯是我的朋友，他住在山顶上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的腿脚不太方便，得随时准备一根拐杖，他小时候爬树时摔断了腿。格林山很高，山顶上还有雪，没有谁经常到那里，也没有人同劳葛斯说话。劳葛斯很孤单，他很想看电影，可是他无法走下山，他恳请我帮他的忙。”山姆认认真真的回答。

我吃了一惊，“山姆，难道说你每个周末走十几公里的路来看电影就是为了回去讲给劳葛斯听？”

山姆的神情很平静，仿佛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的，先生，劳葛斯是个好人，他很爱听电影上的故事，他觉得它们很有趣。”

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山姆如此诚心实意地对待劳葛斯，我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这么做。

和往常一样，山姆迈开脚步，准备走回柯蒂斯农场。我犹豫了一下，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山姆，虽然今天电影院歇业，但也许我可以为你破一次例。”我这么说不是一时冲动，我经常在验完票后到放映室看丘吉如何放电影，他还允许我亲自动手操作

过几次他那台 16 毫米宝贝放映机，独立放场电影对我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山姆显得手足无措。

“山姆，我们两个月前就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我应该帮助你，就像你帮助劳葛斯一样，就是这么简单。不用担心，除了你之外，今晚再不会有第二个观众来电影院的。”

山姆有些迟疑，我不容分说地对他喊道：“山姆，别担心什么，今天晚上整个乐开怀电影院都是我说了算。今天电影院里没有人，你不必担心会影响谁，你可以坐着看电影，而且你还可以大声地笑，你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

山姆的大眼睛再次变得湿漉漉的，他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是由于激动没有说出来。

“山姆，你的那位劳葛斯朋友喜欢看什么电影？我这儿有许多拷贝。”我问山姆。

山姆站在地上，认真地想了想，最后回答说：“劳葛斯最喜欢看的应该是《2001 太空漫游》，我记得他称赞这部电影非常精彩。”

“好吧，就这么定了。”

我来到楼上的放映室里，调试好设备，安装上拷贝。山姆坐在最后一排最靠边的位置，这个可怜的人，即使电影院里空无一人，他仍担心会妨碍别人。胶片哗哗剥剥地转动着，透过小窗望着形只影单的山姆，我的心间再次涌上一股酸楚和苦涩。变幻不息的光影中，我的一生仿佛也在匆匆回放，棉花地亏损得一塌糊涂后，那座白色的大房子被银行收走抵债，而我离开了明尼苏达

到城市里谋生。我在一家报社当过记者，那是我最不愉快的经历，老板整天大喊大叫，威胁着要让我们滚蛋。我还当过推销员，当过餐厅打杂的帮工，我每天能碰到的最多的就是冷冰冰的面孔和毫不留情地呵斥。

恍惚中电影放映完了，山姆站起身，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还应该为他再做些什么，我隔着放映窗大声对他喊道：“山姆，不用着急离开，刚才那部电影是为你朋友放的，我打算再为你放一部。”

未等山姆回答，我便换上了新的拷贝，这是一部很能打动人的电影，名字叫《稻草人》。两个流浪汉麦克斯和里昂相约到匹茨堡开家汽车清洗店，可途中劫难重重，他们被送进了监狱，受尽折磨，出狱之后里昂精神失常，麦克斯放弃所有曾经怀有的梦想，竭尽全力照顾这个与自己同甘共苦的朋友。

山姆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或许他每部影片都认真地看，就是为了能够详细地将它们讲述给劳葛斯听。在山姆之前，我从未遇到过如此重情守义的人。

电影播放结束后，山姆站在门口等着我，他的脸上挂着两串眼泪，“先生，谢谢您，这是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劳葛斯也一定会喜欢的。先生，您真的是位好人。”

我告诉山姆不必再走回农场了，他可以在放映室或者在影院里的长椅上过夜。山姆感谢我的好意，但还是坚持要回去，他说：“先生，我已经感到足够的幸福了，我该早点回去。路上我可以边走边看星星，它们真的很好看，它们真的很美。”

山姆走进夜色里，无数颗清峻的星星在半空中闪闪发亮。

为山姆放映电影之后的那个周末，顾客格外得多，我踮起脚不停地向后张望，终于看见了姗姗来迟的他。山姆满头大汗，他刚刚走了十五公里的路。“山姆，电影已经开映了，你得快点儿进去。”我催促他。山姆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相反，他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那是一袋像星星一样闪光的红色的树莓。他对我说：“先生，这是我在下山的时候采的。”

我的眼泪在一瞬间夺眶而出，忠厚的山姆，他身贫如洗，却还惦记着要回馈我，这些新鲜多汁的树莓一定是他精心挑选来的。山姆懂得知恩图报，他并不是周围的人所言的智障和傻瓜。

又到了周六，出乎我意料的是山姆迟迟不见踪影，一直到电影结束都没有见他露面。我有些失落，但我想也许是山姆恰好有什么事情，也许柯蒂斯农场恰好到了采石的旺季。

接下来的两个周末，山姆依旧没有来电影院，我开始有些发慌，说不出为什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的心间萦绕。当第四个星期仍没有见到山姆后，我决定去他工作的那个农场里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柯蒂斯农场坐落在山脚下，破败的房屋和凄清的街道就是这里最典型的景色，就连偶尔走过的几个人也是灰头土脸。

我不知晓山姆具体的住址，于是向一名恰巧遇到的老头儿打听，他正坐在屋前的一张旧躺椅上晒太阳。

听完我的问话后，他睁开眼睛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你是说那个头脑有些问题的大个头黑鬼吗？我不知道你是他什么人，但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快一个月啦！”

这突然听到的话如同几只无形的铁锤同时在我的大脑和心脏



处重重地砸了一下，我立在地上，呆若木鸡。好一会儿，我才从那种恍惚而黏稠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老头儿慢条斯理地向我讲述事情的经过：“山姆受雇于柯蒂斯老板，他负责将柯蒂斯老板炸下来的石料搬到卡车里。山姆在几个搬运工中拿到的报酬最少，我猜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头脑残疾的白痴，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有谁把白痴放在眼里的。一个月前的周末，山姆恰巧被柯蒂斯老板的皮卡车撞倒，听说那是夜里十一点，山姆正从城里往回走，而柯蒂斯也正好刚刚在城里喝得晕晕乎乎。”

“山姆就是被他撞死的吗？”我揪心地问。

老头儿点点头，“柯蒂斯本来该被监禁的，可是他很有手段，你知道有钱人对付起山姆这样的穷鬼来总是很有手段的，他请了很像样的律师，律师提供了对柯蒂斯非常有利的证据，证明那条坑坑洼洼的路上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不会有步行的人。柯蒂斯交了些保释金便高枕无忧了，而穷山姆连个像样的亲戚都没有，还是神父将他葬在了教堂的公墓里。”

我几乎是抖抖索索地告别老头儿，我难过极了，我没有租汽车，我决定走回去，我要体验一下步行十五公里去看电影的滋味。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乡间的道路上车辆极少，转眼间我就被墨汁一样的夜晚所包围。天上没有月亮，但一颗颗晶亮的星星闪耀不息，一切都如同山姆所言，它们真的很好看，它们真的很美。

我就那样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沉沉的黑夜吞没了我的身影，一整夜里我都被各种噩梦所纠缠。

我又想起了山姆的那个只身一人住在山上的朋友劳葛斯，不知道他是否知晓了山姆的死讯，从今以后再没有谁会步行几十公

里克服重重困难为他看电影，为他讲述电影上的那些故事了。这样，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再次来到柯蒂斯农场。

那位告诉我山姆的噩耗的老头儿仍在晒太阳，我向他打听劳葛斯，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像被马蜂蜇到了似的猛地坐起来，“见鬼，农场里的确有个瘸腿的劳葛斯，但是他好几年前就病死了啊。另外，格林山顶上从来没有人居住，那儿有三千米高，终年都有积雪，很少有人上去。”

我像是吃了毒蘑菇一样脑袋一阵阵发懵，“可是山姆说他每个礼拜都会到山顶上看望劳葛斯啊。”

“劳葛斯的墓和山姆的墓离的不远，你可以去看一下。”老头儿有些不耐烦。

在教堂旁的公墓里，我的确看到了刻着劳葛斯名字的十字架墓碑，我也看到了大个子山姆的墓碑，上面没有墓志铭，只有他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眼泪不停地往下淌。

那次从农场回来后，我仿佛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根基，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心神不定，胸中空空荡荡。我不由自主地一遍遍踮起脚张望，希望能看到一个高大沉缓的身影从暮色中走来，尽管我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山姆永远不会再来看电影了。

可能是想起山姆的缘故，接连几个周末我都出了差错，在我分心走神的时候，几个没有买票的混混溜了进去，这一切恰好被老板看到，他很生气，扣了我一个月的薪水，并且叫我去放映室放电影。

放映室在二楼，透过放映窗，可以看到影院中的大部分人，听到他们的吵闹声。一个星期六，乐开怀影院上映《总统班底》，